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晉書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六

史部

晉書卷八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

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麇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麇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

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
索僊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
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
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
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
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
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
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

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啗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

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
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
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
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
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
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
推玄盛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

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
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
僊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
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
為太府主簿宋繇張稷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稷
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
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為折
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

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立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

恭堂立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
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立盛改元為建
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
國鼎峙鈞天之厯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
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
權臣亂紀懷愍屯邙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
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

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
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
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
西化被崑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
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
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
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
臣聞厯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

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
踵覆餗成凶自我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
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
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
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
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

隆勤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
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
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
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
其七幸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
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

苟通實如屑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
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
身即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
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
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
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賢所
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

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跼一城
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
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
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
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為右
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
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

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
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
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
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
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
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
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
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

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
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
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
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
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
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
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
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

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

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
小小頗迴為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
休衆息後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
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
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立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
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立盛從姑梁寢之母養之其後

秃髮傁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畧地至於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闕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

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
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
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
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
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域時遣舍人黃
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
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
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黜虜恣睢未率威教

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
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劒歎憤以日成
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克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
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
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留
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
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
管轄萬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

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崙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
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
聞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
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
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
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
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
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

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
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
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
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
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
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
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
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玄盛
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
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
而一既而禿髮儁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
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興於

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陰朝雲之菴藹仰
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
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寃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
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鷄鳶之籠嚇欽飛鳳于
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嘯吟於崇嶺竒
秀木之凌霜挺修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
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
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

于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
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
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
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
奕奕爰爰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頽
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
釁於閨牆厥構推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

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
間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
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
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忡
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
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
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崙以為墉總奔駟
之駭轡接推轅於峻峰崇崖峻嶒重嶮萬尋玄邃窈窕

磐紆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鵲羣吟挺
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
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
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
射鈎與斬袂或脫桔而纓旆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
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
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
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

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
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
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
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崕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勲濟濟隆
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
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
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

赴平城翼翼上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

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

寐表畧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

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

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

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

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

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
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
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
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
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
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
表恬豁之懷與辛景卒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

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
儀先卒玄盛親為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
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為大都督大將
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為嘉興尊
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
酒錄三府事索僊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
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

等赴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為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八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

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
方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
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
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
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
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
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
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

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
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
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
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
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
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北方三年之
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
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主鴻漸之

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率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

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
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為
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
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
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
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
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
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

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亶來距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

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
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
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帟而
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
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
元緒麤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

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
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泰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
吞驚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
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襄
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
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涓開
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

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
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七

史部

晉書卷八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乃若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

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亶亶忘劬集苞思執黍之勤循
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新
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頽寒泉而沫泣追遠之
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
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
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
上感明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
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

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
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
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緬素載流
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
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
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
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

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慙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玃玃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
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
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

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

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
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
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
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
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
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
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
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
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
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
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
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
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
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後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
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
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
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
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

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
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
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
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

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
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
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
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
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
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
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

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
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
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
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
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
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

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
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
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
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
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
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
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
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

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
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
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
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
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
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
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
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

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
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
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
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
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
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
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襄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

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
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
作筭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
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宦族
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
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
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

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
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
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
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衾之罪也父老咸亦為
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
於厚而教之義方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
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
具衾乃刈荆苔為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

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

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後之衣杖鉞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
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
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罔之唱義也
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
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
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
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

而誰哀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
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
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
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
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
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
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及賊至哀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

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
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及同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
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
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
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
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
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

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有四子恂茂澤掬在澤生故名澤因掬生故曰掬茂後南渡

江中興初為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

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

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
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
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
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
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
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
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
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

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恠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羊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旣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

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
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
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
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
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
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
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
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勿有一青衣童子年

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
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
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
初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王國郎
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
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
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
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

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
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
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
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
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

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
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
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
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
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

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歛諡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

父哀毀過禮喪服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
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
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
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
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
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

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榱桷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

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
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為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
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
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

毀瘠幾至減性時樞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
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
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
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

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
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
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
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
罔竒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
亂沒於劉聰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
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
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

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

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

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

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

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

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

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

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
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
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
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
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
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廡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
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沖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師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

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
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
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
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
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
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
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
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

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
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
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
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
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
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
人以為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

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輒然
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
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
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
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
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
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
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

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
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北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
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
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
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

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甃晝夜在山未嘗
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
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
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
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
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朽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攸少而敏
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園居喪之禮
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
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
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堇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
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

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涇
栢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
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
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晉書卷八十八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

宜碎○簡雅大誥監本作簡大雅誥

臣龍官

按三國

志陳壽表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
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
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則此當以昔舜禹
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為一句大誥與凡人言宜碎
為一句今改正

孫晷傳此兒神明清審○明監本作用今從宋本

顏含傳轉王國郎中○王各本作主今從元帝本紀改

正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謹案卷八十七第一頁後四行性沈敏寬和刊本
性訛姓今改

第五頁前六行克隆先勲刊本克訛尅今改

卷八十八第三頁後五行尪羸之極文選作尤為
特甚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郭寅

謄錄監生 臣 徐麟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

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八

史部

晉書卷八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傳第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



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
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
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
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
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
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
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
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

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
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
即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
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舍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

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
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
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
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
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
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閭蔽自頃禮官
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

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
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
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麤有善
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
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
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草往弊者則政不
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

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顓顓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

詔事遇同讌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同曰
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同
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
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膏紱冠冕鳴玉殿
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
不敢辭也同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同
以爲左司馬旬日同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
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

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
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
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
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
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
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
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
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

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
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
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
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
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
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
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
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

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
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勲德更表
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
祠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
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
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珍有父風早夭以
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

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
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
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
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
翰孫曠爲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
文家在鞏縣毫丘自號毫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
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

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
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
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
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
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
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
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

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
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
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
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
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問辟爲征西參
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
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
理事含言於人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

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盡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閒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

含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勸疑含將爲已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

前傾敗之法尋中閒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
河閒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
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
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
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
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
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

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

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

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
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
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宴然得全生
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
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
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
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
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

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罔案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開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

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
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躋足而待欲臣與成
都分陝為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
疑阻衆心嚙噬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
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
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
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
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

劉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敷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征

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顓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顓又逼奪其衆，長沙王又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遜言於又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顓。」顓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顓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

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
逆沉於好時接戰夔衆敗顓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
方沉渡渭而壘顓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
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顓帳下沉軍
來遲顓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
顓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顓奇
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
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

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顥曰夫知己之
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
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
哀之顥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顥干上犯順虐害
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
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閭鼎等

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清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

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

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

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閒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

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

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
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
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
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
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
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
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
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
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
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
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
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
其樂願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
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裴顧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
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沉
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
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
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
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
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
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
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
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
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
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

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
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
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
營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

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
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
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
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
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覲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

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
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
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
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
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
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

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聞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

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人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又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

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人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

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

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
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
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
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舂陵令刺史譙王承
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
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
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

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

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僞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郢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

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
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
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
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人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
惺復爲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
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
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

最多若令勁叅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
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
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
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
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
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
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
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

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
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
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
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
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
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
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
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
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
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
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
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
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
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

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
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
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
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
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
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
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
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停

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
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
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
粒而死挹參軍史頴近於賊中得齋挹臨終手疏并具
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
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客刺之弗尅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彊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

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
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
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
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
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
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

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
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
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
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
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
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
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
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
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
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

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
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
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
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
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
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
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
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

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

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
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
害即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
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
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

目視息世閒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摧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讐乎安既享其

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
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
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晉書卷八十九